

今年，我再次来到东钱湖岸边下水村的王安石庙，又称忠应庙。许多年前我曾来过这里，它是一幢五开间硬山式建筑，前后由门楼、戏台、天井、大殿与厢楼组成，因年久失修，部分房屋已损坏严重，而如今呈现在我眼前的，是几经修葺后焕然一新的庙宇：门厅正面绘有王安石彩色画像，两旁书有王安石所作《鄞县经游记》以及《重修忠应庙记》。红墙青瓦、崇阁飞檐，庙门前一对旗杆斗拱高耸。我听附近的一位老人说，此庙原本建于山之深杳，百姓祭祀深感不便，遂有移地建庙之议，可有趣的是，同位于东钱湖周边的下水村与绿野村都争相于本村建庙，各不相让。于是，下水村的村民漏夜抢得王安石塑像，建庙于下水村；绿野村的村民争得王安石牌位，建庙于绿野村。目前两庙（另一庙又称为灵佑庙）均存，只是下水村的王安石庙更为雄伟壮观！

由此可见，当地百姓对曾在鄞县当过三年县令的王安石的缅怀深情，爱戴之心不言而喻！而这一切，又和眼前这一片静波如镜的东钱湖密不可分。

东钱湖的前身是上古时期天然形成的海迹泻湖，潮起潮落，与海相通，古人曰“地滨江海，沟涂敷浅，善泻难滞，十日不雨，民以旱告”。北宋庆历七年（1047年），一叶小舟，载着年年

深秋，从落叶开始。一阵秋风吹过，地上便撒满了缤纷的落叶。远远望去，马褂木落叶了，杉树林褪色了，枫叶也渐渐变成了深红，金黄色的银杏叶时不时地舞向大地。这时候，最热闹的也许只有菊花了，街心公园、广场湖畔、田园小径无不开满了菊花，一丛丛，一簇簇，含苞吐蕾，秀美多姿，似衣裙，似星星，似云霓，开得花枝招展，开得喜气洋洋，开得闹闹盈盈。

有人喜欢傲霜的梅花，有人喜欢洁雅的兰花，而我却钟情于盛开在百花凋零之后的菊花。

“秋菊有佳色，裛露掇其英”，菊花醉染了秋色。在百花丛中，菊花的色彩最为丰富，有红、橙、黄、绿、青、蓝、紫，应有尽有，还有白色的，足以媲美天上的云彩。而在这所有颜色中，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黄色了，所谓“蟹肥菊黄”是也。黄色的珍品也多，诸如“玉堂金马”“金碧辉煌”“金龙爪”“金狮子”“黄娇凤”等，听之如见其色。而白色呢，独有一种秀气的美，“班中玉管”“十丈珠帘”“玉盘托珠”“风清月白玉”，皆是其中的上品。菊花中比较稀少的要数紫色的了，它们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“墨麒麟”“紫宸殿”，还有绿花奇色的珍品“绿牡丹”“春水碧波”和“绿云”等。另外，还有些红色的，粉红色的、雪青色的，如“人面桃花”“杏花雨”“桃花绿”等均为菊中上品。菊花是有灵气的，她用自己的色彩，彰显着与众不同的独特气质：黄的雍容华贵，红的绚丽夺目，紫的凝重高贵，白的冰洁飘逸……如果此刻，在露外，有一盆菊花，正以金黄的花朵点缀在碧绿的枝叶间，跨越清冽的寒意，迎着初霜和寒露，在秋日的晨雾中怒放，想必一定会为她的躯体里迸发出的那种凌霜而开、傲岸不屈的勃勃生机所折服，就会在瞬间产生一种生命的赞叹，并为之浮想联翩。

# 深秋话菊

廿八都的“珠坡桥”，是一座廊桥。桥下潺潺的流水，映照着粉墙黛瓦的古宅，分外养眼。天气晴朗，满目葱翠，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致，叫人迷醉。在文昌阁稍稍停留了一会，这里以前是办学的所在地。碑石上，刻着捐助者的名字和数额。每一个名字的背后，都留着对于乡贤文化的崇敬和仰慕。每一笔的捐赠，都是未来的一片曙光和憧憬。我为那些穷人家的孩子感到庆幸，他们也定然是懂得感恩的。面对这些捐赠者的名字，我的内心充满了无限的敬意。

一位本地的画家，坐在小凳子上，专注地画画。他在画文昌阁，用水墨在宣纸上渲染，很传神。他笔下的文昌阁，带给我悠远而宁静的惬意，小小的廿八都，居然有十三种方言。这里的山水古宅，有着莫大的包容，也就形成了独特的“飞天文化”。那就不得不提到“冲天大将军”黄巢。“待到秋来九月八，我花开后百花杀。冲天香阵透长

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”——黄巢的赋菊诗流传了千年。黄巢带兵起义后，在仙霞岭辟出了“仙霞古道”，也成了海上丝绸之路的陆上通道。兵家、商家络绎不绝，带来了经济繁荣。我们和江山市的一些文朋诗友，坐聊了片刻，就同上了“仙霞古道”。只见古道的路面石块大小不一，突兀不平，行走时总小心翼翼，生怕踩空而扭伤了脚。当地人告诉我，这是唐宋时期先后铺就的。这里原是兵家的必争之地，而今硝烟早已散尽，一路古树苍苍，幽幽的山风将登攀的劳顿，也吹散了。

黄巢的石像和“东南锁钥”的碑石前，总免不了驻足观望。那远古的对话，仿佛在幽静的山谷回荡。走到第三关，见几位樵夫在用铁镐挖土，路旁散放着几个椭圆形的东西，褐色的。我好奇地问他们，这是什么？他们摇摇头，说不知道。我和同行的志刚兄都讨要了一个。下山的时候，问了

27岁的王安石和他已怀孕的夫人吴氏，从江苏扬州沿水路奔赴鄞县任县令，这才获悉鄞县并非他原先想象的富庶之地，这里常受海潮侵袭，十年九灾，百姓生计艰困。王安石在上任之初就着手大兴水利，从庆历七年十一月初七日至十八日，他亲自下乡，花了十二天时间走遍鄞县东西十四乡，实地勘查，登鸡山、入育王寺、下灵岩，一直来到穿山半岛，面朝大海对属下说：“这里潮水汹涌，须必筑一长堤”。这段经历不但有王安石亲笔所述的《鄞县经游记》作证，还赋诗一首《浮石漱之壑以望海》：蜿蜒水沟穿苇丛，茫茫海滩涉潮涌，天怒水狂生灵忧，嗾民浚渠筑堤堊。之后，王安石就率领十万民众修成了一条长长的海堤，这条海堤由西向东，过孔墅岭，直穿穿山硤、郭巨卫，中间又有石高塘、金公塘、千丈塘，全长15公里，这条造福百姓的海塘，后人称之为“荆公堤”（或称“王公塘”）。从此经过全面整治后的东钱湖“七乡邑受沾濡”，“虽大暑甚旱，而卒不知有凶年之忧”。直至今天，民间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：“儿子要亲生，田要买东乡”！

王安石在大力兴修水利期间，传来了一个好消息，也同时伴随着一个坏消息。这个好消息就是夫人吴氏替他生下

菊花品种繁多，明王象晋《群芳谱》记载有菊花270多种，清汪灏《广群芳谱》则收录菊花品种达300多种。据有关资料，到目前为止，约有三万多种“菊类”，盛开在世界的各个角落。

菊花的形态可谓千姿百态，有星星点点的小菊，有团团簇簇的大菊，有的似亭亭玉女、妩媚动人，有的似高山流水、一泻而下……菊花通过人工精心培育和刻意造型，可以培育出状如蘑菇的“大立菊”，形似宝塔般的“塔菊”，和繁花点点犹似银河倾泻的“悬崖菊”；可以是写意的，由着你驰骋想象；也可以是写实的，那种栩栩如生感觉，常令人拍案叫绝。

深秋时节，是最好的赏菊季节。有菊展的日子，在菊花的天地里徜徉，寻找菊花的色彩之美、姿态之美、清香之美，便是一种超凡脱俗的享受。欣赏菊花，相比在蓝天白云之下，我更喜欢在微风细雨之中，那是一种怎样勾魂摄魄的色彩啊，不仅目不暇接、百看不厌，而且有一种生命的感动，哪怕轻轻一触，花瓣便会轻颤，有种莫名的不舍和心疼。

深秋季节，在风与菊的绰约里，菊花朴拙自然地挺立着，碧绿的叶片随秋风微微舞动，似低吟轻唱，用心谛听，能听到花瓣从容开放的声音，有种自甘平凡的随和。菊花的香极淡极幽，透着一股淡淡的高雅，菊花那清幽而不浓郁的气

息缘于生命的高洁，尽管很淡，却足以令感受者心旷神怡。那种气息会不知不觉地透进胸腔，包裹周身。这一刻，心，便会不由自主地醉了。

菊花是朴实的，却透着浓浓的亲和力，让人不由自主地想亲近她，抑或有一种情不自禁的倾诉冲动。那种平和与踏实，是至美情感的自然流露——虽不轰轰烈烈，却底蕴深沉。

我不喜欢过娇的花，缘其太媚；我不喜欢过嫩的花，缘其太弱。我独喜欢这深秋的菊花，阅读一片片清雅的花瓣，让人心里掠过对生命意义的感受，绽放着一种极致的美丽。

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”——黄巢的赋菊诗流传了千年。

黄巢带兵起义后，在仙霞岭辟出了“仙霞古道”，也成了海上丝绸之路的陆上通道。兵家、商家络绎不绝，带来了经济繁荣。

我们和江山市的一些文朋诗友，坐聊了片刻，就同上了“仙霞古道”。

只见古道的路面石块大小不一，突兀不平，行走时总小心翼翼，生怕踩空而扭伤了脚。当地人告诉我，这是唐宋时期先后铺就的。这里原是兵家的必争之地，而今硝烟早已散尽，一路古树苍苍，幽幽的山风将登攀的劳顿，也吹散了。

黄巢的石像和“东南锁钥”的碑石前，总免不了驻足观望。那远古的对话，仿佛在幽静的山谷回荡。

走到第三关，见几位樵夫在用铁镐挖土，路旁散放着几个椭圆形的东西，褐色的。我好奇地问他们，这是什么？他们摇摇头，说不知道。我和同行的志刚兄都讨要了一个。下山的时候，问了

了一个女儿，虽说早产未足月，但此女聪慧异常，“未满月而笑，未周岁能言”，王安石很是喜欢，因住宅旁有木槿花丛，女儿又生于鄞县，他为女儿取名王董，小名鄞女。而坏消息却是在大旱之后，又连绵不断下起了暴雨，久雨成灾，庄稼无收，百姓们陷入疾苦之

【思想散墨】

## 荆公堤

孙仰芳

中，以挖野菜草根充饥。

食无粮，自然也影响到了在海塘工地上辛苦劳作的十万民众，这更加深了王安石的忧虑！他想到了官府管辖下的“常平仓”。这“常平仓”里储藏的都是皇粮，少一粒都是死罪，可王安石已经顾不到这些了，他决定向全县百姓开仓放粮！“因天下之力，生天下之财，取天下之财，以供天下之用”。这就是王

安石当时的想法，也是日后他做宰相主持变法的重要思想依据，而王安石变法中的主要措施之一，就是“青苗法”。每年三四月份都是青黄不接的日子，不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，任何事情都是办不成的！王安石打开“常平仓”拨出皇粮给百姓，是以田头长的青苗作为依

据，青苗长得多，就多拨，反之，少拨或不拨，等到秋后稻不成熟了，百姓们要以新谷还贷旧米，另外再加上二分利息，这既让老百姓度过了一年中最困难的日子，又让官仓里皇粮得以更新，朝廷还有收入，一举多得，何乐而不为？因此，《宋史·王安石传》中，特意记载了王安石的这段经历：“再调知鄞县，起堰堰，决陂塘，为水陆之利；贷



【诗画印象】

早些年时候，我逛商店，还有兴致买几张音乐碟片。流行的也好，古典的也好，就是京剧里那种“夜深沉”“步步高”“雁儿落”这样不带唱腔的曲牌，偶尔听听，也蛮惬意。但后来，只觉得周围音乐实在太乱。真正动人、悦耳的音乐，那种由制作者一点一滴抠出来，做出来，聆听者可以沉下心来，让它如丝绸般细细滑进内心的好音乐实在太多了。于是我也不专门为自己准备音乐了。有闲工夫的话，还是自己随口哼哼喜欢的歌算了！

夏夜，在小区附近有些个拉着二胡，拨着月琴的老伯伯，等到秋意渐浓，天气转冷，他们大概也就不大爱出来了。倒是在广场舞中锻炼出健硕身体的大妈们一年四季都兴兴头头。只要天不下雨，她们一准早就就伴随着“千年等一回”或“西湖

山水还依旧”的旋律，有模有样地调配着手脚，不亦乐乎地翩翩起舞。

朋友中有喜欢玩吉他的，敲架子鼓的，甚至还有一位哥们的家传绝学是大

始被那些其实并不甚了解的旋律弄得情怀激越起来：“啊呀！人生在世，会一样乐器真好啊！就是不知道像我这把年纪，再从开头开始学乐器还来不来得及？”朋友连

【生活杂记】

# 身边的音乐

枕流

提琴。去这些朋友家串门，他们便爱给我露一手。自己不会的东西，看别人驾轻就熟地操练起来总会觉得很神奇，很佩服。于是我这个只会吹口琴的人就开

谷与民，出息以偿，俾新陈相易，邑人便之。”然而，这一项解百姓燃眉之急的惠民善政，在王安石主持变法，推向全国后的实际执行中，却出现了偏差。一些地方官员趁机强行让百姓向官府借粮，而且随意提高利息，把原来规定的二分利息，提高到三分、四分，甚至高达数倍，额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勒索，中间的差额全被这些贪官污吏中饱私囊！这样，它就变质为一项辗转发放高利贷，收取利息的苛政。元祐元年（1086年），“青苗法”停止执行。王安石变法的失败，确实令人感到十分遗憾！

“一民之生重天下，君子忍与争秋毫。”王安石所作所为，围绕着改善民生造福于民这一件大事，使鄞县百姓心怀感恩之情。谁知庆历八年六月，夫人吴氏却叫人带来一个噩耗，出生才一年零两个月的爱女鄞女，不幸夭亡！王安石悲痛欲绝，将女儿安葬在鄞县南郊的祖关山上。在鄞县任县令的这三年里，他一上任就四处奔波，考察兴修水利，又进行各项政事改革，待在家里的日子不多。王安石在治理县政的百忙之中，眼前常常会掠过女儿的面容，心里也隐隐生出一丝不安，这不安是因为女儿出生、染病、夭折时，他都不在身边，这个父亲失职啊！如今聪颖可爱的女儿一下子离他而去，《王安石文集》中有一

篇情真意挚的“鄞女墓志”，全文如下：“鄞女者，知鄞县事临川王安石之女也。庆历七年四月壬戌前日出生；明年六月辛巳后日入而死。壬午日出，葬崇法院之西北。吾女生慧异甚，吾固疑其成之难也。嘻！”这里的崇法寺院所在地就是祖关山。如今祖关山早已夷为平地，当年这里曾是一座山冈。因山上有一座崇法寺院，所以也称崇法寺冈。清代文人全祖望在《崇法寺冈记略》中说：“出城西南二里，有崇法寺焉，据高岗为胜……山峙而水行，平壤之中，突然坟起，虽不甚峻，而气象磅礴，为城外之伟观。”王安石很喜欢这地方，在寺庙里题了许多诗。他把心爱的女儿也葬在了这里。

皇佑二年（1050），他时任县令期满，准备西归都城，辞别临行前的一天夜里，王安石坐着一条小船特意来到崇法寺院与女儿诀别。在女儿的坟前，王安石吟读了一首让人潸然泪下的七言绝句离别诗《别鄞女》：“行年三十已衰翁，满眼忧伤只自攻。今夜扁舟来诀汝，死生从此各西东。”就这样，王安石怀着满腹辛酸，把他心爱的女儿永远地留在了宁波。

行文至此，我真想挥笔为年轻的王安石治理鄞县写一出戏，剧名就叫《荆公堤》。

## 秋别

图：粤梅 文：老皮

正如那首远远传来的乐曲  
我在秋天里最惆怅的遐想  
游离于人间烟火之外  
仿若虚象的灰烬  
比泪水更轻，在一把长箫的根部  
蛀空了内心  
像一个深怀忧伤的人  
冷落清秋  
绝口不提别情

蹇满志。好！心动不如行动！于是回家上网查了一下，还真有这样的学习班。隔天我跟我姐提起这事。她没带好气地说：“你省省吧，想起一出是一出的。给你把小提琴，你能拉出‘哆来咪’么？”得，我还是刹车吧！

星期天，我上我妈那去。进门就听见里屋传来越剧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中的唱腔：“书房前一枝梅，树上鸟儿对对多娇，引无数英雄尽折腰……忽听得身后传来尖利的叫声，忙折转身子后望，只见一同行者双手紧紧抓住扶梯，半脚悬空，惊慌失措。我们几个傻了一般，呆呆地站着，无能为力。幸好一场虚惊，倒是将一个路边女孩吓得够呛，趴在扶梯上抽泣。我们好一阵的安慰，才使得她稍稍平息心中的胆怯。

登顶之后，我们四人合了一张影，留作纪念，继而拾级而下。山谷中，有苍鹰盘旋，给幽静的山谷以苍茫，撼人心魄。

下过几丝小雨，路有点滑，下山途中，我走在最前面，还随口朗诵了一首毛泽东的《沁园春·雪》——江山如此多娇，引无数英雄尽折腰……忽得身后传来尖利的叫声，忙折转身子后望，只见一同行者双手紧紧抓住扶梯，半脚悬空，惊慌失措。我们几个傻了一般，呆呆地站着，无能为力。幸好一场虚惊，倒是将一个路边女孩吓得够呛，趴在扶梯上抽泣。我们好一阵的安慰，才使得她稍稍平息心中的胆怯。

下得山来，在“回头客”农庄就餐。爬过口山，体力支出不少，饭菜就特别的可口。

一户农家院外，菊花正开得热闹，姹紫嫣红。